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夢補
第十六回 夜守空房老嫗疑怪 心無宿債方物將情

話說林之孝家的來回瀟湘館出了妖怪，紫鵲戲說推晴雯去睡歇，李紈尚未開口。那晴雯一聽紫鵲的話，一則因上夜老婆子搗鬼，未必實有其事；二則他為人膽壯心直，被紫鵲一激，竟勇往直前；三則因投繯時見土地情形，自知定有個好結局，命不該絕，何懼這些！便向紫鵲道：「那倒不用來拗逼我，今夜就去，看當真有什麼精怪出來拖了我去不成？」便要打發人到紫檀堡去取他鋪蓋。林之孝家的笑道：「晴雯姑娘還是那麼性急，你看天也黑了，二三十里路來回還趕得進城嗎？」李紈道：「聽他的話，就要取東西，也不便打發一個小子去。聽見太太說起要留他在裡頭多住幾天，少不得打發個老婆子出去走一趟，連要用的東西叫他拾掇了進來。這裡還少了他鋪蓋的不成了？」紫鵲道：「我就有現乾淨被褥，姑娘走的時候給了我五六牀都沒用過呢。」李紈又向晴雯道：「罷喲，你才進裡頭來，他們既是見神見鬼說那裡不乾淨，何必定要去充好漢呢？我勸你不如安安靜靜在這裡歇罷。」林家的笑道：「那是晴雯姑娘說的玩話，大奶奶又當真勸他起來。如今且討奶奶的示下，只好先叫他們挪個地方，底下再瞧罷。」晴雯聽了這話，越發執意要去，道：「林孀子，你倒別說我的是玩話，叫他們給我把炕燒得熱熱的，我吃了飯就過去。」林家的笑著走了。不多時，果見瀟湘館上夜的老婆子提了燈籠來接晴雯，道：

「剛才林大娘來說，姑娘有膽氣肯到那裡去住，這是極好的了。我們兩個萎蕪不堪的老婆子，仗著姑娘的威風，膽子也大起來了。」一面晴雯便催紫鵲拿出被窩褥枕等物，交付來的老婆子。晴雯又要了幾枝安息香，同了兩個老婆子出了屋門。紫鵲趕上來叫道：「晴雯姊姊，你到那裡害怕就叫他們送你回來，別臉上下不來，小性命要緊。」晴雯回頭笑道：「你明兒早些起來聽信罷。」說著，出了稻香村，來到瀟湘館。老婆子引著晴雯，徑到自己睡的屋裡道：「把我們的被窩挪出去，讓姑娘在裡間屋子裡歇。」晴雯道：「我今兒倒先來逛過一趟呢，怪道沒見你們一個，白日裡就遠遠的躲開了。我受不得你們這屋子裡一股膾膾味兒，倒讓我在外間屋子裡歇罷。」

把火盆給我生得旺旺的，儘管睡你們的覺，有妖精來讓他先吃我。」那老婆子道：「姑娘又來講笑話了。」一面就在外間炕上把被褥攤好，添上火盆內的炭，炷上安息香，關了屋門，一切收拾停當。一個老婆子又灌了一小壺白酒，一手拿了一包花生，一包鹽炒杏仁兒送到晴雯面前，道：「姑娘喝一杯趕趕寒氣。」晴雯搖頭道：「我不喝，你們也少喝些，別灌得大醉了，停會妖精來把你們連骨頭都吃了去還不醒呢。」那老婆子道：「姑娘別再講這些話來嚇我們了。」當下老婆子們自去喝酒，晴雯因不帶針線過來，無可消遣，獨自一個人坐在炕上，因地思人，未免想起林姑娘來，發了一會心事。

寒天夜漏正長，屋內並無鐘錶，遠遠聽得譙樓正交二鼓，窗外忽起一陣風來，吹得竹枝簌簌有聲。裡間屋裡兩個老婆子早已睡熟，打的鼾聲不絕。晴雯此時也覺有些膽怯，站起身來把蠟花剪了剪，靜聽院子裡毫無響動。且去就枕，直挨到三更，有些倦意，朦朧合眼，一覺睡至天明。醒來見兩個老婆子都已起身，說：「夜兒真睡的安靜，托姑娘的福，把那邪祟都壓住了。如今可天天要求姑娘在這裡住著呢。」一個老婆子早舀了臉水進來，晴雯便起身穿好衣服，道：「我不在這裡洗面。」當下出了院門，望稻香村來，徑到紫鵲屋裡。紫鵲道：「我正要來瞧你，夜裡可見些什麼？」晴雯道：「來的一群妖精，都是青面獠牙，要來找紫鵲姑娘的。說他先前往在這裡，為什麼躲開了，我和他們說：『如今在稻香村住著』，仔細今夜來找你呢。」紫鵲笑道：「你本是狐狸精，如今可和外四路的妖精認了朋友來欺侮人家，我也不怕。」一面取出梳具借給晴雯。晴雯趕忙梳洗了來見李紈，回明夜間無事的話。李紈道：「我早知是他們造的謠言。」便叫林之孝家的來說明。林家的將信將疑，嗔怪上夜的老婆子胡說。

晴雯一連三夜在瀟湘館住歇，照常安靜。到了第四日，因在那邊諸色不便，便不肯過去。老婆子們料不能相強，只得把晴雯的被褥送了稻香村來。

晴雯自與紫鵲同炕睡歇。夜長話多，晴雯自然要將自己出去後園內的情節細細盤問。前日周瑞家的所講不到的情事，紫鵲與他痛快直談，聽得晴雯忽而眉豎，忽而淚垂，忽而罵那個，忽而怨這個，竟似聽了一本有悲無歡，有離無合，沒團圓的新戲。紫鵲亦如琴遇知音，流水高山彈的不厭不倦，直至五鼓始睡。

過了兩日，晴雯不在，瀟湘館便又作怪起來，鬧的兩個老婆子一夜沒敢睡覺，等到天明才打了個盹。沒法兒，又來找晴雯。晴雯生氣嚷道：「我是太太的恩典叫進來在裡頭玩幾天，不是替你們上夜的。真是活見鬼，我在裡頭住了幾夜，何嘗聽見娘的什麼響動？偏偏我走了，又鬧起什麼妖怪來了！我又不在龍虎山學過法的，妖怪就怕我了！誰耐煩憋在你們這屋子裡住呢？任憑妖怪出來把瀟湘館的屋子都踩平了，也不關我事。」

晴雯正在這裡吵嚷，那邊惜春偶然來到李宮裁處坐坐。李紈說起寶玉至今尚無下落，惜春道：「算起來不久該有消息了。」正說著，聽得晴雯的聲音在那裡喧嚷。李紈便叫素雲過去查問，素雲轉得身，王夫人處打發小丫頭來請李紈。李紈就把此事擦開，一徑走了。惜春素來不管閒事，隨後也起身要走。素雲回來，因此事奇怪，便將晴雯吵嚷緣由告訴了惜春。惜春叫素雲去叫那兩個老婆子來，那老婆子素知惜春在園不理家務，今聽他叫喚，只得過來，要把前後情節回明。惜春道：「不用你們講，我都明白。咱們園子里正要興旺的時候，那裡有什麼妖孽！你們既然害怕，我給你們鎮治鎮治就好了。」便叫老婆子跟到自己屋裡，命彩屏取了筆硯，裁了半張紅紙，提起筆來寫了幾個字，當時封好，又在封面頂頭畫了一圈，遞給老婆子道：「你記清楚了，有圈兒的為上，別顛倒過來。拿去高高的黏在屋門上邊，包管你不聽見什麼響動就是了。可不許拆開封來，倘給人家瞧了一瞧就不靈了。」老婆子雖然不信，只得謝了惜春，先將紙封兒拿去黏貼。不道果然靈驗，書且少表。

再講李紈來到王夫人處，見從前送黛玉到南邊的人回來了，炕上堆著許多東西都是黛玉給他帶來送人的。自賈母起以及邢、王二夫人，東府珍大奶奶婆媳，薛姨媽，凡素日相好各姊妹，連趙、週二姨娘都每件上黏簽記認。另開總單一紙，無非江南土物、綢綾、香粉、巾帕、筆墨、箋紙，配搭得宜，輕重不等。

外送妙玉伽南鑲嵌珊瑚佛頭念珠一串，海南香四束，龍井茶二瓶，尖筍尖兩簍。又敬獻佛前鵝黃哆羅呢顧繡龕門一掛，絹地錦裱白描「達摩渡江」一幅，係名人手筆。王夫人因見內有送寶玉、寶釵二人的物件，不覺觸目傷心，垂淚不已。

講到黛玉，焚巾時已將自己所送寶玉之物，一一索回毀棄，以示決絕，因何又送寶玉的東西？不知黛玉近來心地將皈於一塵不染境界，胸中何有寶玉？既無寶玉，而眾姊妹皆有投贈，獨寶玉無之，則未免尚有芥蒂，即非菩提無樹明鏡無台之本意矣。今不知寶玉已經出家，只作泛常應酬，聊盡多年兄妹一處相聚舊情。親之正以疏之，從前臨行時必欲與寶玉晤面辭別，即此意也。

此時，王夫人因鳳姐正在病中，叫李紈來先把送賈母的東西理出，自己引著送黛玉的老婆子並家人媳婦，同到賈母屋裡，預備老太太要問林姑娘家裡的事。留下一個老婆子，叫李紈照單打發，逐一分送各處。除開了寶玉、寶釵這兩分，李紈恐王夫人見了又要傷心，便叫麝月、鶯兒兩個來吩咐道：「這是林姑娘叫送他去的人從南邊帶來的東西送你姑娘的，你拿去收著罷。送二爺這一分，麝月拿去擱著，等二爺回來再給他。」麝月等各自拿回東西，獨有鶯兒氣苦交加，把東西瞧也不瞧，隨後一摔。麝月自與秋紋議論一番，將物件好好收藏起來。

這裡李紈料理停當，王夫人才從賈母處回來，見賈璉手中拿了一封信來回王夫人，道：「老爺任上打發人回來，另有與老太太請安稟帖，這是給姪兒的書子。隨念道：

兩月以來不接家書，殊深繫念。前閱北闈鄉試《題名錄》，知寶玉已僥倖一第，欣甚慰甚。但須囑其用心攻書，努力春闈，勿稍自滿為要。

昨接兩村來書，為甄寶玉與林家甥女求庚，此子曾經面見，比我家寶玉學問大有進益。稟過老太太如肯許親，我當覆允。

再我抵任後，因地方偏災礙難奏辦，已挪庫貯兵餉銀二萬兩發賑濟民。現屆散餉日期不遠，別無設法，可速措辦銀兩，趕緊送到，萬勿遲誤！餘言囑家人面陳不贅。璉姪寓目。

存周手書

賈璉念畢，說道：「姪兒問過來的人，說老爺到任後，清廉聲名頌揚載道，果然是好。但如今家里正要打過年的饑荒，又添出一宗銀子來，說不得盡力去張羅。至於林妹妹回了家，這裡沒有稟過老爺。甄家央兩村作媒，也沒提及此話，這是極容易稟覆的。講到寶妹妹，死生有命，也可不必隱瞞。獨有寶兄弟這件事，便怎麼樣呢？前兒工部裡查出江西南昌郡屬有一座大荒山，同雙角山、博白山相連，已經打發人尋去，叫不必到老爺衙門裡頭，恐怕擔柴老頭兒說的是一句沒影響的話，寶兄弟未必在這個地方。如今回覆老爺信裡要提不提，還得請太太的示下。」王夫人沉吟半晌，道：「據我看起來，竟不必藏頭露尾，叫老爺知道了，那裡也好留心察訪。橫豎這會兒銀子也沒現成，臨時再商量罷。」

賈璉答應出去，回到自己屋裡，跌足連聲歎道：「這個日子怎麼過！人瞧著人家放了外任，整幾萬銀子拿回家來，那裡有家裡倒搬銀子出去的？果然金庫、銀庫堆著也罷了，難道不知一個空架子還支不起來，怎麼樣容易打發人來立逼著就有兩萬銀子了？況且，江西一省的官多著哩，單要老爺去管這些閒事，放起什麼不准支銷的賑來！我也沒處打算，喝醉了睡我的覺罷。」說著叫平兒去燙了酒來，垂著頭一聲兒沒言語，只顧喝完了酒，跛離著脚步到西屋裡炕上躺下。

鳳姐那邊不聽見賈璉聲響，便問平兒道：「二爺呢？你請他過來，我有話問他呢。」平兒掀簾進來，走近炕沿回說：「二爺已喝的爛醉，到那屋裡睡著呢。」鳳姐微笑道：「剛才聽見他嚷的，像是說老爺任上打發人回來要銀子，果然是饑荒，但就是這樣瞎生氣，灌一泡子黃湯就灌出銀子來了？他既然醉了，明兒再和他說話罷。」

到了次日，賈璉一早出門，各處去張羅了半天回來，只聽門房裡幾個人都是愁窮歎苦，道：「這樣日子怎麼熬得下去！」

要帳的才走了一班，又來了一班，咱們二爺近來倒像去賴債祖宗那裡學了口訣來似的，也不肯約人家一個准日子，總是停停歇歇打瓜皮醬的話，賠茶賠酒是咱們的名分，如今沒法兒可帶挈兄弟到老爺任上沾個光兒嗎？」那一個人答道：「老爺是要做清官，將來升調起來，想地方上豈滿德政牌的，各州縣的饋送，連本衙門的陋規一概革除。你們想，官兒不要錢，咱們弟兄還有什麼法兒去弄嗎？現在跟老爺的人都站不住，告假的告假，求薦書的求薦書，十停倒走了五六停。咱衙門裡薦出去的人，漕務裡是有拿手的就想沾光，他們一千八百也不為稀罕，那裡知道老爺又不肯掐住人家脖子，乾寫的書子，是王胖子的褲帶，一一稀鬆。一個個都送了幾十兩銀子，碰了轉來。如今漕糧都收足快了，弟兄們再跑到那裡去，保不定老爺一定肯薦。」

單靠著弟兄們拉攏，自然不肯叫出去跑海丟臉，也未必一丟一中，站個拿事的門印，好不過派上一分乾股子，人家吃了肉去，我們去喝湯，還不夠添補衣服靴帽。講到本衙門裡的出息，只瞧著老爺到任以來這幾個月，正好時候還打發人家裡來拿銀子，就是做兄弟的，明知各位在這裡苦苦的不能盡一點敬意，真抱愧的不得。」

賈璉心里正在發煩，聽見這番話越發垂頭喪氣，悶悶的走了進來。才到屋裡，平兒便道：「二爺今兒起的好早，奶奶請爺說話，早跑的沒影響了。」一面小紅在旁打起簾子，賈璉走進鳳姐屋裡，便問：「今兒吃了藥沒有？」鳳姐道：「這兩天我的身子硬朗了好些，今兒叫他們不用煎藥。大後兒已是三十了，沒的薰得滿屋子裡都是藥氣，趕這年裡頭還要掙起來給老太太、太太辭歲拜年呢。我瞧你這兩天忙得什麼似的，老爺的銀子可張羅出來沒有？」賈璉道：「我明知指著我的臉白去給人家開口，估量著老爺現任的缺，人家都知道是好的，就借上他銀三四萬並不是還不出來，問了好幾處，那知銀局子裡這些老西兒，耳朵更長，都說老爺是不要錢的，缺雖好，有名無實，還起銀子來保不定。許他們九扣二分錢都不肯借，這有什麼法兒？因此我想起先前鴛鴦經手借老太太的當頭，已經贖還的了，如今還得和他商量。不是老太太叫我寫的賞單，找著寶玉送回來賞銀一萬兩，老太太自然有現成銀子攔著。老太太既然疼愛孫子，難道不疼愛兒子？老爺現虧空著兵餉銀兩，雖然以公濟公，免不了丟官問罪。如今寶玉還沒有找著，何不就把這宗銀子先應了老爺的急？有了一半，好再去打算。」鳳姐「撲嗤」一笑道：「倒虧你實在想的到，老太太為著寶玉使碎了心，所以不惜重賞，叫你們去貼招子。如今寶玉還沒影兒，倒看相老太太這宗銀子起來，就不疑心你們安心不找寶玉，也叫他老人家聽了傷心，這是何苦來呢？罷喲，我積攢的幾兩銀子，再拿東西去質當，只怕湊得上這個數兒來。」賈璉道：「那麼很好，只算替我轉一個局，將來仍算還你三分利錢何如？」鳳姐欠起身來，輕輕啐了一口，道：「我要盤剝利錢盤剝到自己家裡來，還成了一個人嗎？到底來的人幾時動身？」賈璉道：「過了新年，到燈節前打發他走，也趕上了。還有一句話和你商量，這兩天有幾注要緊帳必得開發，這裡頭我先挪三千兩去打個饑荒，可使得嗎？」鳳姐道：「我說你就見不得銀子，我的東西橫豎交給你的了，過了年填不上這個窩兒，我可再沒有了。」

「賈璉道：『誰再來打算你的，過了年，底下就好移挪，你儘管放心，總誤不了老爺的事。』」鳳姐就叫平兒道：「前兒恒舒當這張三千兩的銀票，你拿出來先給二爺。」賈璉便歡天喜地的出來，等平兒取出銀票，接過看有字號銀數，忙插在靴掖子裡頭，自往外邊清理帳項。一路暗想：鳳姐的銀錢總是有進無出，莫非因這場病都看破了？可是從來沒有的事。

不說賈璉心中思想，再講送黛玉回來的人在賈母處問了好半天的話才退出來。一個老婆子又提了一個包袱進園來找紫鵲，紫鵲正同晴雯聽素雲講起林姑娘南邊送了好多東西來，開著單子一分一分送人的話。老婆子進去見了晴雯，已忘了他從前的事，照常一個個問好，一面打開包袱道：「這些東西林姑娘替另給我，裡頭也有一張單兒開明，因我認不得字，叫紫鵲姑娘瞧著檢出，那幾件子是送姨太太和香菱姑娘的，交給我送去，餘外都是給姑娘的了。」

紫鵲也顧不得看東西，便問：「姑娘身子近來是大好的了，路上平安，到家怎麼樣光景？」老婆子笑道：「林姑娘身子也很好，一到家就有人家來提親，要恭喜呢。」紫鵲聽到提親便呆了一呆，問：「是那一家呢？」老婆子答道：「聽說是什麼甄家寶玉。」紫鵲一聽「寶玉」二字，越發神思昏亂，便道：「怎麼說是寶玉去求親？如今寶玉在那裡呢？」老婆子道：「寶玉自然在家裡。」紫鵲急的變了臉道：「你怎麼這樣糊塗？」素雲在旁笑道：「他倒不糊塗，是你糊塗呢。他明明講的是甄家寶玉，不知你聽到那裡去了？」紫鵲被素雲一證，倒覺不好意思，便又問道：「甄家寶玉說親，你可知道放定了沒有呢？」老婆子道：「多分放定了罷。」素雲道：「那是沒有的事，今兒老爺任上有書子來，還提起林姑娘的親事，說是兩村本家替甄家作媒，老爺不肯做主，請老太太的示下呢。」紫鵲道：「原來還有這一節事，怪道你肚子裡明白。」一面又問老婆子道：「寶二爺出去做了和尚，林姑娘家裡可知道沒有？」老婆子道：「我才回家來，他們和我說的。隔了兩三千里的路，怎麼就知道呢？」晴雯道：「你也問的太嘮叨了，把送人家的東西理出來給了他，叫他快去送罷。」

於是紫鵲就把送薛妻太太同香菱這兩分，交付老婆子道：

「今兒天也不早了，你拿去攔著，明兒再送也不遲。」老婆子答應著，轉身出了屋門，又回來道：「林姑娘還吩咐我的話，才記起來，說裡頭還有一幅畫，是林姑娘寄來給姑娘瞧的，別落在旁人手裡，看過了交給大奶奶收好，底下有人到南邊去，包好了寄還林姑娘呢！」紫鵲心想，不知一幅什麼畫兒，說的這樣鄭重。便一件件打開紙包，不過是些新樣花朵，精制宮粉，杭州的絨線，常州的篋箕之類，紫鵲都無心觀玩，連晴雯、素雲二人都爭先要看那幅畫兒。當下紫鵲找出了這幅畫，展開觀看。不知畫的什麼故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